

马加文集

● 短篇小说集



马 加 文 集

马 加 文 集 (一)

Majia Wenji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辽 宁 省 统 计 局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 229,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1¹/₂ 插页: 6

1986年4月第1版

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50

责任编辑: 静 润

责任校对: 陈文本

封面设计: 勤 学

统一书号: 10158·879 定价: (精) 3.45元

写在前头

我生在苦难的中国，我的故乡东北，苦难尤其深重。

1910年开春，我生在辽河下梢的地方，那里有个村庄，名叫弓匠堡子。我记事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弓匠，在那里传宗接代的，倒是一辈辈的庄稼人。

听老人说，我们的祖先原住在山东登州府，祖辈都是庄稼人，有一年大旱，闹了饥荒，挑着八股绳下了关东，在辽河落户，成为占山户。一连七辈子都在那里开荒斩草，拌土坷块，打下粮食，到集上去换官帖子。我的曾祖父不认得字，拿着官帖去找明白人指点，因为受了胡弄，才下决心让我祖父上私塾读书。

祖父是我们家庭中第一代读书人，他聪明好学，为人善良耿直，拥护“康、梁变法”，在乡村当过几年小学教员，因受地方士绅排挤，半生失业，在家作诗写字，下棋钓鱼，郁郁不得志，我从祖父的遭遇中认识这个社会，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感情。

我们住在辽河下梢，那里十年九涝，大水泡天的。一遇上那光景，我父亲开的药铺就要摘下药幌子，我的几个庄

稼人叔叔都逃荒在外。两次“直奉战争”，穿灰军衣的大兵常常下乡要官车，“郭军反奉”打仗，烧掉了我们邻居的一所房子，离我家不远遐的长山子，还遗留着沙俄哥萨克构建的战壕，在七公台的地方，日本浪人为了侵占稻田曾经屠杀中国的农民，白山黑水之间，时时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。

1925年，我进新民文会中学读书，我们的国文老师是王连友和罗慕华，他俩写新诗，在《盛京时报》和徐志摩编的《诗刊》上发表，文艺引起我的兴趣，闯入我的生活领域，在我的生命中增加一种新的元素。我开始读《小说世界》和《小说月报》。不久，上海爆发了“五卅运动”，运动浪潮也波及到文会中学，我们学校有一位叫李继渊的高中同学，他是一位共产党员，他领导我们罢课，反对做礼拜、读圣经，发动游行示威。我受了一次启蒙教育，接受一次革命的洗礼。

1928年秋季，我考入了东北大学预科，在教育学院我有两位非常要好的同学，他俩是于卓和李英时，我们不仅是同学、同乡，又共同爱好文艺，特别是爱好左翼文艺，苏联的《一周间》和日本的《蟹工船》，都是他俩介绍给我读的。原来他俩都是共青团员，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，从事革命活动。在他俩的鼓励下，我开始搞创作，我的第一首诗是发表在《平民日报》的副刊上，办《平民日报》的是共产党员苗勃然，因为他的思想左倾，经济也发生困难，报纸发行不久便停刊了。以后，我又在沈阳的《新民晚报》、《盛京时报》、《商工日报》、《东大周刊》，上海的《北新》和

《春潮》等报刊，发表诗歌和小说。同时，我和东大一些进步同学编过文艺刊物《怒潮》和《北国》。在“九·一八”以前，我发表的这些作品都是习作，没有一篇保存下来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我流亡到北平，失了学，失了业，失去了一切生活的权利。因为手头没钱，我常常上切面铺和洋车夫一块吃饭，由于交不起房租，曾经被公寓的老板控告到法院，蹲过拘留所。那期间，我学到了在大学里没有学到的东西，从感性上认识了什么是饥饿、剥削，什么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。1932年夏天，出于体验生活的动机，我毅然地回到了东北故乡，作为一个流亡青年在农村滚了两年。在当时阴霾的政治气氛笼罩下面，我所体验到的，是敌人铁蹄下的白色恐怖，农民肩头上沉重的枷锁。残酷的现实使人窒息，使人愤怒，我带着与之决裂的感情告别了被侮辱的土地。

1934年春天，我又流亡到北平，住在西郊西柳村的古庙里，为了节省房租，和一位油漆小工住在一起。因为没有职业，只好把创作当成一种职业，每月只能挣五、六元稿费，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。我有多少苦难的生活需要表现，有多少被压抑的感情需要发泄，我不能耐心地构思描写，需要赤裸裸的控诉。我参加了东大南校反帝大同盟的读书会，读了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，明白了现存的国家机器必须打碎。1935年，我参加了清华园的左联组织，参加集会，撒传单，做救亡工作，搞文艺创作。我写了几部长篇、中篇、短篇，长诗和散文，我在创作上倾注了那种激烈的感情，似野火在

燃烧，每当我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物，便在心灵的深处引起一种共鸣。不用说，我的粗犷艺术不能投合京派大师的胃口，他们写小品是志在品尝苦茶，清谈虫鱼鸟兽。自然，我的投稿大都碰了钉子。尽管我碰了钉子，挨过饿，我对于创作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。四天左右工夫，我写了八九十万字作品，发表在《益世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清华周刊》、《新地》、《文艺月报》、《世界动态》、《光明》、《星火》、《黎明》、《文风》、《文学导报》等报刊上。后三种刊物的出版，都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关怀下，我和几个左联朋友勒紧裤带办起来的。由于筹划印刷费困难，加上国民党的文化“围剿”，刊物出不了多久，就遭受夭折的命运。今天，我不能忘记当时在北平市委的周小舟同志，长期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孙快农同志，还有东北救亡总会的负责同志，他们曾经用自己的心血，栽培了文艺花朵。

芦沟桥事变后，北平失守，我逃出故都，先后辗转到济南、南京、开封、西安、河北和山西等地。我一心一意地想赴前线，参加抗战。抗战开始，于毅夫同志介绍我到一八一师去做政治工作。接着，我参加晋西北的动委会工作，在汉宸同志的领导下，担任岚县郭家村工作团的团长。后来，我到了雁门关外，在续范亭的游击队里打游击。晋西北反扫荡以后，当我走到保德古城的废墟时，站在滔滔的黄河渡口，望着对面起伏的陕北山峦，我明白我的最终理想是在革命圣地延安。

1938年秋，我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，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文协搞创作。当时，八路军正在组织随军战地文工团，战地生活在诱惑我，我报名参加了。深入华北敌后，历时三年，到过六个抗日根据地，参加过十多次战斗，行程两万多里。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里，我受了一次不平凡的锻炼。

1941年夏，我从敌后回到了延安，调到文抗从事创作。在这里值得纪念的是同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次年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。我在延安《谷雨》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的一些文章，都不能使自己满意。后来，我的长篇《滹沱河流域》在《解放日报》上连载，萧三同志曾经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，给我很大鼓励。

我写《滹沱河流域》的时候，由于自己在敌后受到了锻炼，世界观有了改变，我已经摆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忧郁情绪的影响，我多么赞赏托尔斯泰的雄伟艺术结构。自己也想在艺术上下一番功夫，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些缩影，我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，但只写完第一部，自己发现了生活底子浅，语言不过关，对作品觉得很不足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，我产生一种偏激情绪，认为自己以前写的作品，一无是处，就把《滹沱河流域》第二部的写作计划放弃了。

我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，受到的益处很多，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处，鞭策自己前进。我过去虽然也接近了群众，但生活不够深入，需要重新深入生活，走自己创作的道路，探索自己的语言风格。

长期以来，深入生活成为我的必修课题，土地改革，我下到佳木斯的乡下；抗美援朝，我跨过鸭绿江，吃过志愿军的炒面；农业合作化，我住到盖县太阳升农业社，交了一些农民朋友；建立人民公社，我到新民兴隆公社去落户，又去长山子大队蹲点，一蹲就是几年光景。我和社员一块铲地，栽植果树，我花了劳动，也看到了开花结果。

从1933年在北平的《文艺月报》上发表《火祭》到现在，我的创作成果是屈指可数的，印成单行本和发表的作品：计有短篇小说三十多篇，散文三十多篇，诗歌二十多首，中篇小说三部，长篇小说四部，文艺短论若干篇。此外，还有三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，竟在战争年代里遗失了。其中有一部长篇《小工手抄》，它是记录我流亡北平，在西柳村和一位油漆小工一起生活的记录。今天想起来，还觉得惋惜。

最后，我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热情支持，还有申蔚同志和杨建国同志，他们为了文集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。这一卷是短篇小说集，共收入短篇二十六篇，近一半是三十年代旧作，这些旧作在艺术上是粗犷的，它却代表了我青年时期的声音。在有生之年，我争取再写一部长篇，她是《北国风云录》的姊妹篇，以了结我的心愿。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六日

目 次

写在前头·····	(1)
复仇之路·····	(1)
同路人·····	(11)
潜伏的火焰·····	(22)
老人的死亡·····	(39)
鸦片零卖所之夜·····	(54)
我们的祖先·····	(73)
小伙房·····	(86)
演习之后·····	(104)
一封家信·····	(120)
参加战区服务团·····	(136)
白天和黑夜·····	(147)
距 离·····	(161)
过甸子梁·····	(174)
飞龙梁上·····	(185)
——百团大战插曲之一	
杨芬的苦恼·····	(190)
宿 营·····	(201)
——追忆亡友白乙化同志远征察哈尔时即景	

母 亲.....	(220)
减 租.....	(231)
成物不可损坏.....	(244)
饿.....	(255)
双龙河.....	(266)
新生的光辉.....	(280)
杏花开，种棉花.....	(297)
试验田.....	(316)
叙家谱.....	(332)
烟 泡.....	(347)

——回忆张闻天同志

复 仇 之 路

事变的消息在堡子里传开了，象烈火一般的燃炽着每一个人的心灵。大街上从早晨就有人讲述着可怕的新闻，那是关于日本兵占领沈阳城的事件。大炮是怎样响的，北大营是如何被烧的。

“呵！真生性，日本鬼进了沈阳城！”

人们惊叹着，脸上挂着恐怖的神色。眼睛对着眼睛互相惊骇地凝视着，头上的青筋随着每一次急促的呼吸跳动着。一个名叫二卡的小伙子站在土岗上，拉长了喉咙，粗声地喊着。声音向着一条冷静的深巷中慢慢波动着。

“大五 你来！”

二卡用眼睛给大五示意，于是二人踉踉跄跄的离开人群，走过一面影壁去。街上的灰尘被风吹到远方处，牛犊和毛驴在一块荒原上呻吟着，声调是异常的微弱而凄凉，正象人们的谈话声有着同样的悲凉的意味。两个人低下头去，直走到院子墙底下便停下了。

“我们都完蛋了！”

二卡又把那可怕的消息重复着，声音是颤动的，随着声

音的节奏浑身的筋肉都在颤动着，灰白色面孔上的表情显示出深深的不安。他说完便开始焦灼的踱着脚步，两片铅色的嘴唇微微的启动着，似乎在咒诅着什么。

“大五！真的，少帅的军队已经退出去了，退出去了！”二卡叫着，故意把每一个字音说得特别响亮，那好象特意让对方注意。两只手做出一种难过的动作：“真的，大五，日本鬼要来，庄稼人个个都得砍头，你忘了么？七公台那回事，日本鬼找借口杀了中国人，老百姓……”

大五从沉默中跳起来，好象受了什么刺激，睁大了眼睛叫着，声音显示得森然而恐惧。

“不得了！不得了！二卡，你还听说些什么呢？”

“日本鬼确实进了沈阳，东北兵工厂要手艺的工人都下乡啦，到处哄扬。”

“兵工厂怎样呢？”

“也叫日本鬼占了！”

“占了？！”大五叹息着，又继续问：“督军署呢？”

“督军署也叫日本鬼占了！”

“沈阳城呢？”

“占了，……日本鬼子进了沈阳城，见人就杀。……”

“官银号呢？”

“都占了，一切全完蛋了。”

二卡痛惜的答复着，叹息着，喃喃的发出一种愤怒的声音：“官银号，多么可惜呀！”

两个人在痛楚中沉默了。

大五走回家去，把他们听到的消息又述说了一遍。他的老婆哭了，他的孩子也哭了，声音是异常的悲切，那是在绝望时候所发出的呻吟。但是，大五并不去理会他们，一个人闷闷的靠在条案桌子旁边默想，他想到沈阳城，想到日本兵，想到将要收成的高粱，一切的想象都使他感到异样的颓伤，他的整个感情全都沉浸在痛苦的深渊中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恐怖的消息愈发增多起来。有许多关于胡匪所造成的灾难的传说，也有某某地方拉起抗日义勇军的传说。堡子里的小伙子都撂下挑子，没心干活了，把镰刀挂在大梁上，瘦驴在牲口圈里呻吟着，草原上放猪的孩子也渐渐少起来，甚至人们把收成也快忘了，完全被恐怖的消息恫吓住了。

大五也不象往常那样活跃，眼睛失去了光辉，皱紧眉头，不常说话，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淡漠的，动作是懒散的，好像一点心思都没有。大地里没有他的足迹，园子很少去，背草捆的活计不干了，短曲也不唱了，不挑水，不编筐，不切草，一切的活计都不想干了。他觉得这世界再也没有希望了！他不相信他的劳动会取得什么代价，他更不相信这变乱的世界对于他的劳动代价会有所保障。

消息一天一天的紧张起来，在极度的纷扰中那恐怖的事情便接连着发生了。先是人们望到了飞机，它带着太阳标志在天空中嗡嗡飞翔着，从天空投下了炸弹，一个巨大的声音震荡着，人心惶惶。火车上载满了难民，甚至连车顶也爬上了人，人们哭天喊地，火车冒着白烟，慌张的向着

北平驶去。

人们站在土岗上遥望着火车，谈论着，倾听着，神情是异常的惊慌。人们聚精会神的向前方望着，他们望见从站前的大道上走来一个小伙子，这人走到近处，大家认得是二卡。

“怎么样？车站上又出了什么岔头？”

不知是谁从人群中挤出黑脑袋问询着，语调是惊慌的，跟着是一大片吵嚷的声音。

“二卡！”

“怎么回事呀！”

“炸弹炸死了人！”

“炸死了谁？”

“一个老爷们！血淋淋的脸甩在洋旗外头……认不出来了。”

有些好事的老年人也从屋中走出来，摇着蒲扇，站在人群当中，用他那长长的指甲捋着苍白的胡须，聚精会神的倾听着，叹息着，摇起蒲扇，喃喃的诅咒起来。

“鬼子杀人，真蝎虎！”

“老大爷，你不是经过光绪二十六年跑反么！”

老人沉下心去，把过去的经历一一讲给大家听。讲起满清时，俄国大鼻子在长山子挖了战壕，日本小鼻子在沙岭抄了后路，日俄一打起来，大炮轰轰响，吓得鸡飞狗跳墙，老百姓三九天在雪地里跑反……。老人讲的那些故事好象就发生在眼前。

“那时候也遭罪吗？”有人问。

“遭罪还算回事，数九寒天，烟袋疙瘩的冰雹打死家雀，大雪没了车沿，小孩冻掉耳朵。”

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一列一列的难民车奔向远方去，带着太阳旗的飞机照旧投掷着炸弹。每当一个巨大的声音爆裂，人们的神经都紧张起来，谈话声停止了，互相凝视着。一天，大五家刚刚吃过晚饭，一条淡黑的影子跨过短墙，接着那脚步声便在瓦块上锵锵的响了。

“又有什么新闻，二卡！”

有人叫着二卡，二卡伸出一只拳头，从大五背后转过身子，吼叫着。

“李家屯有人拉出去了。是七十二个，八九七十二个，听说随了义勇军。”

“哼！大家干一场，就是死了，也不给日本鬼子当奴才。”

“真好样的！”

人们象脱离了拘束一样，纷纷议论。即使有天大的王法，人们也不在乎了。法律和道德已经失去它的效力。大家想着各种避难的法子，想着抵抗日本鬼子的法子。大街上不住的敲锣集会，广场上变成了露天会场，许多小孩子也跑去凑趣，随着大人骚动起来。

堡子里一些有钱的人家迁到外地去，抛下自家的田地和房屋。近几天又传来了关于义勇军的消息。

那是霜降以后的一天。

早晨，从村落外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，还有小钢炮的爆炸声。

“大五！”

二卡喊着大五，大五踏着踉跄的脚步走来了，昂着头，胸坎上的铜钮子闪闪发光，腰上扎着青坎布花旗带子，挺着胸脯走上前来。

“听到什么动静？”

有人摆手，接着从西北方响起枪声，人呐喊着，犬吠着……，那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大了，喧扰着，吼叫着，骚动着，多种声音混成了一片。铜锣声一阵紧张一阵弛缓传送过来，从一片青纱帐中望到一片烟火，火苗奔腾着。

堡子里一些人都跑到街上来了，有的背着快枪，有的拿着镰刀，神情都是那样的紧张。

“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日本鬼子打来了，快逃命吧！”

大街上纷乱的人群，听见喊声立刻跑散了，躲的躲，藏的藏，整个村子冷冷清清，烟筒不冒烟了，连狗吠的声音也听不到了。

一股股白烟在村子里的上空飘散，漫着房顶和树梢直滚着火苗，不知谁家的房子着火了，一处接着一处。

日本兵撞进了村子，大街上响着刺耳的尖叫声，刺刀闪着寒光，零乱的脚步胡乱的奔跑着，接着便听到人们嚎叫的哭喊声，咒骂声，狗吠声……，在火光中，日本兵的钢盔闪